

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

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



陈越骅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

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

与
理

陈越骅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九·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 /
陈越骅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699-7

I. ①神… II. ①陈… III. ①普罗提诺 (Plotinos 约
204—270) — 神秘主义 — 研究 IV. ①B50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32964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

——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

陈越骅 著

商务印书馆 *出版书*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699-7



2019年3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2 1/2 插页 1

定价：68.00 元

序

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和初始阶段。古希腊哲学思想自 20 世纪初大量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努力翻译和整理古希腊哲学典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结合中国当下处境，对古希腊哲学文本做出新的诠释和阐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见解。近年来，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不断进行方法论的反思，部分学者又提出要用发生学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对古希腊哲学文本的解读。陈越骅是持有这种观点的青年学者之一。他的近著《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是尝试发生学方法的一项成果。

陈越骅君，生于 1982 年，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2005 年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2008 年硕博连读，转为攻读博士学位，2011 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后出站，留校任教，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陈越骅的这本近著以古希腊晚期大哲学家普罗提诺为研究对象。我知道，陈越骅的博士论文写的也是普罗提诺。然而，时间过了六年，我看到他以博士后期间的研究为基础，把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得“面目全非”，不仅在形式结构上有很大变动，而且在

思想内容上有全面的深化，称之为太一本“新著”并不为过。

陈越骅在书中指出：在西方思想史上，普罗提诺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最后一位大师级人物，对欧洲乃至周边文明的哲学和宗教的思想进程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太一”是最高顶点，是存在之源，是万物的本原，又是万物的终极目的，因而也是他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智慧终点。从源流上看，他的“太一”是对希腊哲学“什么是万物的本原”问题的回答，是前苏格拉底哲学以来的本原论传统的绝唱。从影响上看，他形成了完整的哲学体系，被誉为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他的太一学说是基督教等宗教神秘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探索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思想是陈著的重点。陈越骅指出：前人对本原的探索已经为普罗提诺准备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层级体系的框架。最初的古希腊哲学家探讨了“物质的本原”，也提出了相对并被认为是更高级的“非物质的秩序本原”，区分开了思维与存在两个世界。这种探究世界万物起源的方式成为一种哲学“一元二分论”的雏形，融入了柏拉图主义并得以一直延续。自然哲学家的秩序本原“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自我”的神在普罗提诺的体系中被综合成包含纯粹“思维”和“存在”的理智本原（“努斯”）。但其本性还是“杂多的”，需要具有更高“统一性”的本原。因此，普罗提诺在借鉴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超越的而又遍在的“那个一”——太一。这是他的理论贡献，也是神秘主义的肇端。

揭示普罗提诺思想体系是普罗提诺研究的难点。陈越骅吸取了以往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普罗提诺思想体系做了清晰的呈现。他指出：普罗提诺既肯定太一是真正的终极实在，又认为它是超越思维而不可言说的对象，这种“言说不可言说者”的矛盾就是神秘性的原因。在普罗提诺看来，太一必然具有“无限定”的本性，超越一切“有限定”的存在者，其超越性导致了我们不

能简单说它“是什么”，而只能用“非是”的方式来描述它。它的名称有“太一”“潜能”“第一者”“至善”等，它们都指称太一，但并不正面谓述它的本性，只是分别代表它在万物中产生的不同效果。名称指称的太一的“面相”，互相依赖创造，不是一个时间上从无到有的“创世纪”。太一或至善潜在包含万物，因而是绝对充实的、完满的无限者，而物质或恶不是实体而是绝对缺乏的无限者。在太一和万物的关系上，普罗提诺认为，万物都出自同一个本原，因此它们的完善就在于欲求同一个至善，从而万物存在的等级也就是善的等级。因此，在太一与人的关系上，或者说“伦理学”上，人的灵魂必须欲求更高的善（美德、知识、智慧等）以至至善，否则就会堕落到更低层次的本体论层次并进入恶的境地。既然存在与善的源头是统一的，普罗提诺的太一学说也统一了“实然”和“应然”这两个维度。追求太一的终点超越了理智思考，而必然是一种存在者与存在本原的“相遇”，是超越语言描述的“体认”，是灵魂同化于大全的“转变”，是对本已身处其中的永恒的“觉醒”。这就是通过爱智慧的哲学旅途到达“神秘”的道路。

就在陈越骅博士毕业的那一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希腊哲学进行独立研究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掌握了古希腊哲学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有别于欧美学者的系统见解，并向世人奉献了完整的中国版的‘希腊哲学史’。可以说，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已经完成了把‘希腊哲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中国学者将更多地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与各国学者的交流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希腊哲学研究这块全球‘公共领地’上，更多地留下中国学者的印记。”^①在陈越骅的

① 王晓朝：《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这本新著中，我也看到了这种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最近几年，我和包括陈越骅在内的多名青年学者合作，撰写五卷本的《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史》（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4ZDA14），从事“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5ZDB025）。我相信，在这样的合作研究中，陈越骅等青年学者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晓朝

2017年10月1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普罗提诺与《九章集》.....	10
第一节 普罗提诺的生平.....	10
第二节 《九章集》的来源及编撰.....	21
第三节 学术传统与解释范式的转换.....	25
第四节 附论：关于“太一”的译名.....	57
第二章 普罗提诺形而上学的基石.....	60
第一节 “本体”（ὀντότητας）是什么？.....	63
第二节 “本原”（ἀρχή）是什么？.....	79
第三节 “努斯”（νοῦς）是什么？.....	97
第四节 本原—映像的探究结构.....	107
第三章 新柏拉图主义的本体论.....	109
第一节 εἶναι 和 ὄν：万物的双重结构.....	111
第二节 οὐσία：形而上的本质.....	125
第三节 ὄντως：本然状态.....	137
第四节 思维与存在.....	139
第四章 太一本原论的历史源流.....	143
第一节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开创.....	145
第二节 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建构.....	167
第三节 新柏拉图主义的升华.....	200

第五章 神秘之因：言说不可言说者.....	208
第一节 太一的超越性和不可言说性.....	210
第二节 太一的名称及其面相.....	216
第三节 太一、全能、第一、至善.....	219
第四节 诸原因的统一者.....	227
第六章 秩序之因：万物皆来自本原.....	232
第一节 先后秩序：在后者必然来自第一者.....	233
第二节 一多秩序：杂多者必然来自单纯者.....	239
第三节 生成秩序：不完美者必然来自完美者.....	243
第四节 思的秩序：思想者必然来自不思者.....	253
第五节 因果秩序：有原因者必然来自自因者.....	259
第七章 复归之因：万物皆欲求至善.....	263
第一节 超越而又遍在的双向图景.....	263
第二节 生成的“是”的等级体系.....	272
第三节 价值的“善”的等级体系.....	280
第四节 本原和至善的统一.....	285
第五节 通达太一的两条道路.....	292
第八章 尾声.....	300
第一节 主之以太一：一之义.....	300
第二节 一与万物：本原之理.....	303
第三节 一于太一：审美之人.....	315
第四节 未尽之意.....	322
参考文献.....	331
后 记.....	347

导 言

“神秘主义”(Mysticism)并不神秘。西方神秘主义具有漫长的历史，不断地被人阐发、研究，甚至实践，这说明这些关于思想或行动的学说具有共性并且可以被用理性辨认和理解。^① 泛泛而言，在宗教思想史或哲学方面，它特指某种那些认为至高真理不可被人类的理性认识而只有通过神启、直接意识、灵性内观，或者合一体验等途径认识的学说。因此，神秘主义严肃地与人的终极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对任何神秘的现象作轻率的接纳，而是对自我有限性的不断超越，对万事万物背后更普遍、更根本、更高尚的存在的探寻。其“神秘性”主要是针对认识真理的方法、途径是否向人的理性完全敞开而言。

从“神秘主义”的英文词源上看，后半部分的“-ism”是指“主义”“学说”；而前半部分是词义的核心，它源自拉丁语 *mysterium*，再追溯是希腊语的 *μυστήριον*，指“神秘之事”“秘仪”，再追溯是 *μυέω*，指“初学”“教导”，再往前则是 *μύω*，指“遮蔽、闭眼、闭嘴”。仅从词源历史看，*μύω* 是使得事物被遮蔽，而遮蔽的事物是眼睛看不见的，因而是难以认识的；闭上眼睛则是为了主动经历某段即将到来的经历；不开口说话，则是秘

^① 参见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跨文化视野中，“神秘主义”并非西方独有，而是东西方诸多宗教、哲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密的、不对外公开的。古希腊自古有洞穴祭祀的传统，而且在公共祭祀之外，希腊人流行在山洞中举办“秘仪”，既是初学者入教的仪式，又是对外秘密的教导，这种民间秘密宗教一般是指狄奥尼索斯-俄耳甫斯教。最有名的是“厄琉息斯秘仪”（Eleusis），据说是模拟死亡与再生的体验。^①因此，μύεω 就是“初学”或者“初次被教导”，特指参加秘仪、开始神秘体验。从该词文本出处看，公元前5—前4世纪的古希腊阿提卡的演说家安多西德（Andocides）就使用过，柏拉图也使用过，并在《书信》第七封信（333E）介绍过秘仪，都是指出陌生人通过参加秘仪而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②也就是说秘仪可以是许多人一同参与的，类似于现代许多宗教组织或世俗的兄弟会、姐妹会的秘密入会仪式。更进一步，μυστήριον（常常是复数形式）则是指这种秘密仪式。公元前6世纪的赫拉克利特是有据可循的第一个提到这个词的人，可见其历史悠久。^③这个词到了公元1世纪的早期基督教则转义成指“上帝所启示的宗教真理”。^④所以，西方古代神秘主义的具体内涵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从特指某一种宗教仪式到泛指对人而言是秘密的、被遮蔽的、需要去遮蔽地获得启示和教导的至高真理。

“西方神秘主义之父”——过去的学者曾如此评价普罗提诺的地位。普罗提诺也因神秘主义而为中国学者所知，例如，钱锺书先生以20世纪初的法国神秘主义大家白瑞蒙的著作为起点，在追溯德国诗歌浪漫派的传统到普罗提诺之后，他写道：“普罗提诺

① 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67页。

② 关于词源文本出处参见 Henry George Liddell et al.,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③ 残篇14，“夜行者、魔术师、巴库斯的祭司、酒神的女祭司，秘仪参加者。这些人们参加的秘仪是不神圣的。”参见 W. H. S. Jones tran., *Heraclitus on the Universe*, 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506-507。

④ 具体文本分析参见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第149页及下。

者，西方神秘主义之大宗师，其言汪洋芒忽，弃智而以神遇，抱一而与天游，彼土之庄子也。”然而，他在文后几次补遗中又提出神秘主义语言自相矛盾、“浑然莫省”，例如为何上帝或道“超越”而又“遍在”，“多名”而又“无名”，“似有色相”而又“无可方物”，这些问题该作何解？再者，普罗提诺真的“绝圣弃智”——背弃柏拉图的“理念”——独自提出“一”而只求“与神合”吗？^① 解读普罗提诺神秘主义之谜，对于中西人文学术的进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实，西方神秘主义并非断然开始于普罗提诺，上述说法只是表明他对这一传统起了学理总结性的承上启下作用。^② 如果我们区分基督教神秘主义与之前西方传统的神秘主义两个时期，那么“普罗提诺的思想体系是古代神秘主义的典范”^③。虽然历史上神秘主义流派众多，意见纷纭，很难精准建立起追溯到普罗提诺的起源谱系，但是我们认为他之为神秘主义的滥觞主要集中在其关于最高本原的“太一学说”上，值得我们回到他的思想本身、回到他的文本本身去认识和理解。^④

每个研究普罗提诺的学者都必须首先面对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和把握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太一。无论研究他的哲学的哪一

① 以上参见钱锺书：《谈艺录》（第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75—677页。

② 20世纪早期的西方文化中，许多人提起普罗提诺就想到他是个神秘主义者，然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早就已经在逐渐避免这种片面的看法，参见 John M. Rist, *Plotinus: The Road to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6。不论如何，对普罗提诺的这种刻板印象至今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散。我们认为普罗提诺为后世各种文化和类型的神秘主义提供了“学理”上的源泉，但“神秘主义”并不能够概括他的学说本身，从其源头看，它又是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本原论”“柏拉图主义”和“理智主义”等传统的高峰和绝唱。

③ 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义探源》，第233页。

④ 对于从后世神秘主义的角度看待普罗提诺的“神秘”，我们放到第八章处理，因为在讨论完太一的本性之后，其“神秘性”也就水到渠成地得以解决。普罗提诺更多地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传统）的学理解释，而不是一种宗教。另外，王亚平教授很好地从人类宗教发展史的角度区分了普遍的“神秘宗教”“宗教的神秘主义”以及“神秘感”，参见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个方面、哪一个部分都绕不过对“太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九章集》的选译和注释者奥布赖恩（O'Brien）对此有个形象的描述。他说：“任何想要成功理解普罗提诺的人都必须方方正正地端坐在太一这个概念之前。”^①诚然，翻开每一本哲学史，凡是有提到普罗提诺的部分，其他概念都可能被省略，唯独太一必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介绍。全面研究普罗提诺哲学的专著里，通常要么在第一个重要章节，要么在最后一个重要章节，太一是绕不过去的主角。在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如果每位先哲都可以用一个概念作为其独特的象征，那么普罗提诺的代名词就是“太一”。而在这条长河之中，要为他的太一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我们认为那就是“万物的最高本原”。

在其著作《九章集》之中，几乎每一篇稍具分量的文章都必然有太一的痕迹。它要么是所有论证的最终依据和源头，要么是所有概念论证的最终归属。在普罗提诺哲学的内在逻辑中，一切由太一开始，解开层层谜团，一切又复归于太一。它或者被称之为“至善”，或者被更多差异甚大的名称所指称，例如，“第一者”“那个超越‘存在’者”“万物的潜能”“一切之王”“理智之父”“神”^②等。然而普罗提诺却告诉我们，这些名字，甚至任何语言都不能够谓述太一。普罗提诺认为这个太一就是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所说的超越知识之上的“至善”，也是《巴门尼德篇》中的“一”本身。但这个学说却不明显见于柏拉图的对话中。相比之下，普罗提诺的这个超越的太一也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最高本原“思自身的神”，因为根据普罗提诺的看法，前者

① Elmer O'Brien, *The Essential Plotinus: Representative Treatises from the Ennead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 p.18. 奥布赖恩借用的是吉尔森教授（Gilson, 法国著名哲学史家，法兰西学院成员）的名言，大意是：面对历史上的哲学概念，就如画家面对他的对象，最终成功有赖于从正确的角度进行审视，而最开始不过就是要在正确的地方摆放上他的椅子。

② 对于普罗提诺，“神”可用于泛指一切“无死/不朽”的事物，用于强调神圣性。

不思因而是绝对单纯的，而后者内部还有“思”和“被思”带来的杂多性。^①因此普罗提诺的太一学说带着浓厚的历史背景，若不以此为基础，则难以回答普罗提诺“为什么提出太一学说？”以及“太一是什么？”的问题。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太一”并不是指称这个最高本原的唯一专名，就像“宙斯”就专指奥林匹斯最高的主神，相反，它只是普罗提诺最常用于指称这个最高本原的名称之一，借以区别其他事物而已。所以本书研究普罗提诺的太一学说并不是研究普罗提诺如何看待数字的“一”，或者与“多”相对的“一”的范畴，或者“统一性”这一概念（虽然这些都与“太一”这个名称有关系），而是研究普罗提诺关于“万物的最高本原”的学说。因为约定俗成，我们也通常用“太一”称呼这个最高本原。

太一的诸多名称仿佛编织起层层迷障，让它更显得扑朔迷离，实际上，太一的本性与其名字“一”给读者留下的简单的第一印象相差甚远。太一是普罗提诺思想最大的谜。解开这个谜也将对普罗提诺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史、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格尔森（Gerson）教授在《剑桥普罗提诺指南》^②开篇就指明了普罗提诺研究的困难之处：（1）普罗提诺的思想不能简单按传统的哲学范畴进行分类，例如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2）虽然普罗提诺有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但是他的写作不是系统的，各种思想经常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3）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悠长而又复杂的传统之中，如果没有对他叙述的语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只会造成对他思想的扭曲。

首先，从什么哲学维度去理解“太一”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

① 这个“思自身的神”被称为 νοῦς，一般翻译为“理智”，普罗提诺用以指称太一之后的第二个本原。本书根据论证需要翻译为“理智”或“理思”。具体见第二章第三节。

② Lloyd P. Gerson, *Plotinu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

见智的选择，本书不可能穷尽所有角度。就如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对太一的理解首先必须是形而上学的，本书亦注重选择这个角度。其次，太一必然是普罗提诺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但是本书并不打算巨细无遗地重构整个体系，而是集中研究相对独立的太一学说。最后，本书并不追求注疏式地穷尽太一学说的所有文本来源，而是专注于梳理和阐明普罗提诺本人承认的太一学说的历史源流。一是因为文献来源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丰富的成果（如H-S¹第三册附录），二是这更多属于西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畴。

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文本分析”和“发生学”的方法，采取从最基本的术语到章句再到论证和思想的分析过程。由于《九章集》文字的艰深有别于一般古典哲学经典，因此研究第一步乃是知道它在说什么，如无法理解原文就无法通达其自身蕴含的哲学思想并诠释出来。翻译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诠释。澄清重要术语的用法就是在理论探索道路上澄清普罗提诺哲学的第一步。本书围绕“太一是什么”这个问题挖掘和梳理相关概念和论证的关联，最终旨在揭示太一的哲学意义。

除了本篇导言外，本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交代研究背景，包括对普罗提诺的生平及《九章集》成书经过进行介绍，最后对本领域研究做了简略的学术综述。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所撰写的《生平》几乎已经成为《九章集》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该文的归纳，本章间接为正文的诠释提供了支援性知识。研究综述部分总结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并提出了学界在太一学说研究中最具争论的几个问题。

笔者认为，中文学界研究普罗提诺的另一个困难还包括希腊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要比希腊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困难得多。英语译本的版本虽多，但是因为印欧语言间的亲缘性、词汇对等转换的简易性、来自拉丁文的传承性和德法等语言的比较性等，它们的译词趋于统一。因此，本书第二章澄清了普罗提诺形而上学

的基础概念，讨论了相关术语（本体、本原、努斯）的辨识、理解和翻译问题，并以期为之后的讨论阐明他的哲学基本框架。我们特别澄清了普罗提诺是否有“三个本体”（Hypostases）的问题，并把太一、理智和灵魂三者重新放入本原论的框架。接着笔者回顾了“本原论”的历史，特别是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对“本原”的看法，以界定“本原”的定义。第三章以“是”的相关译词的选择为切入点，讨论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本体论框架，关注普罗提诺“存在 / 是”的用法。最后结合上一章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做检讨。

第四章通过诠释普罗提诺本人对古代作者的集中引述来回答“为什么设立太一”的问题。除了对《九章集》相关文本做注疏和解释外，本章还按年代顺序引用古代作者原文两相对比，从而梳理了希腊本原论的源流及在普罗提诺那里的吸收和改造。

在前面各章基础上，第五章将回答“太一是什么”的问题，从而也解释了为什么太一被看作是“神秘”的原因。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看到太一学说源头的驳杂，同时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体现在太一的多个名称上。太一其实是多方面的本原的统一体，这些本原对应太一不同的名称。我们对这些名称与太一作为“一自身”构成的理论张力进行解释。太一的本性“无限”，不可以用“是什么”谓述，超越了其他有限的万物，因此具有“不可言说性”。不同名称对应的“面相”和认识论的“否定法”就构成了太一学说的主要理论框架。太一为顶端，衍生出万物，彼此的辩证统一构建了一个大全式的等级体系，组成了太一学说的主要图景内容。有了这个解释的图景，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探讨太一对万物的作用以及万物的存在论秩序。第七章则是讨论在存在论图景下普罗提诺的伦理价值论，即人为何需要以及如何复归太一，从而达到与太一合一的终极目标。太一作为“本原”和“至善”构建起来了两个互相联系又互有差别的“等级体系”。这又涉及太一自身“无限”本性的辨析、生成的原理、太一的可知性等问题。对不可言说的

太一的认识需要采用“否定”到“神秘直觉”的认识方法。

最后一章，笔者对前面各章的分析又做了统合与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尝试阐发太一本原论的哲学与哲学史意义，与中国哲学做了跨文化比较。笔者还特别从美学、幸福论、人生哲学、美德知识论等角度谈了神秘的“与太一合一”如何解释的问题。笔者抛砖引玉地提出，普罗提诺的哲学还有许多学术难题和丰富的智慧宝藏等待我们处理和挖掘。

在跨文化研究视野中，普罗提诺身处古代晚期地中海多元文化格局，一方面他作为柏拉图主义的自觉继承者，受到了古典哲学，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强烈导向，另一方面他需要回答当时流行的宗教氛围提出的实践问题。普罗提诺所阐明的“神秘”并非毫无道理的迷信或者独断的迷思，而是基于哲学传统推演的理论结果，因而具有伦理学、本体论、认识论等重要的洞见。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所引古代文献。本书所引《九章集》希腊文来自亨利（Henry）和施维泽（Schwyzer）的考订版（1951—1973，1964—1982），英译文主要取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66—1988）的七卷本全集，所有中译文都是笔者自译。常见术语借鉴国内已有研究成果，而重要的术语若采用新译法，笔者将在使用过程中加以注释。引文格式遵从学界惯例，采用“章、篇、段、行”的方式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例如“（V. 1. 2. 3）”表示《九章集》“第五个九章，第1篇，第2段，第3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著作残篇引用自第尔斯所编辑的《前苏格拉底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①，引用时简称“某某哲学家《残篇》”，中译文为笔者自译，参考了弗里曼的英译文。^② 除非特别

① H. Diels and W. Kranz,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Charlottenburg: Weidmann, 1959.

② Kathleen Freeman and Hermann Diels,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Fragment in Diels”,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